元好問集/4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九 ◄

元好問集
卷四十

► 附錄

卷四十

上梁文

【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】

兒郎偉！竊以窮則變，變則通，聖人之道所以亙萬世而無敝。庶而富，富而教，司徒之官所以敬五典之克從。方屬靈台偃伯之秋，宜有庠序盈門之盛。眷紫微之舊治，肇清廟之新基。緊改作之良難，知樂成之有在。中國有《詩》《書》之教，風以動之；癃老思德化之成，今其時矣。敢竊《鴞宮》之義，以佐武城之歌。

兒郎偉！拋梁東，井邑弓刀變舊風。孝悌力田從此始，衣冠禮樂有儒宮。南，極目農郊露氣酣。五畝樹桑明府教，馬鳴無用說宜蠶。西，木鐸新聲換鼓鼙。學館大亨知有日，富兒未用笑朝齏。

北，草創古來須潤色。妙年令佐向儒風，子弟於今有矜式。上，漢日鄉賢多將相。儒林發藻廣川君，奎壁光芒三萬丈。下，弦誦洋洋新美化。朝家頻賜鶴頭書，長吏今年應勸駕。

伏願上梁之後，生徒石室，常師蜀郡之文翁；保障繭絲，不愧晉陽之尹鐸。旁沾鄰郡，

共洽文明。

【南陽廨署上梁文】

拙以力，巧以勞，野人養君子之義。政有居，訟有所，國家謹官府之常。繄改作之果難，宜樂成之有在。爰從舊邑，改隸新州。一朝公廨之遞遷，三政民居之雜處。吏卒靡瞻依之地，簿書失扃鐍之嚴。加之傲直稍愆，公移即至。度財計役，有司誠憚於紛更；習陋安卑，職者亦為之竊笑。眷惟吾土，今號名藩，田則九州上腴，人則四方和會。山連峴首，如瞻大將之鼓旗；樹入春陵，猶有故鄉之城郭。豈有官為十萬戶之長，地方二千里而遙，陛級不為之少崇，繩墨自拘之如此？〈後逸。〉

【外家別業上梁文】

窮於途者返於家，乃人情之必至。勞以生而佚以老，亦天道之自然。方屬風霜匽薄之餘，而有里社浮湛之漸。茲焉卜築，今也落成。

遺山道人，蟫蠹書癡，雞蟲祿薄，猥以勃窣槃跚之跡，仕於危急存亡之秋。左曹之斗食未遷，東道之戈船已御，久矣公私之俱罄，困於春夏之長圍。窮甚析骸，死唯束手。人望荊兄之通好，義均紀季之附庸。出涕而女於吳，莫追於既往；下車而封之杞，有覬於方來。謀則僉同，議當孰抗？爰自上書宰相，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；至於喋血京師，亦常保百族於群盜垂涎之口。皇天后土，實聞存趙之謀；枯木死灰，無復哭秦之淚。初，一軍構亂，群小歸功，劫太學之名流，丈鄭人之逆節。命由威製，佞豈願為？就磨甘露御書之碑，細刻錦溪書叟之筆。蜀家降款，具存李昊之世修；趙王禪文，何預陸機之手跡〈《文選・謝平原內史表》〉？伊誰受賞，於我嫁名？悼同聲同氣之間，有無罪無辜之謗。耿孤懷之自信，聽眾口之合攻。果吮癰舐痔之自甘，雖竄海投山其何恨！惟彼證龜而作鱉，始於養虺以成蛇。追韓之騎甫還，射羿之弓隨彀〈予北渡之初，獻書中令君，請以一寺觀所費，養天下名士。造謗者二三，亦書中枚舉之類也。〉。以流言之自止，知神理之可憑。

復齒平民，僅延殘喘。澤畔而湘累已老，樓中而楚望奚窮？懷先人之敝廬，可憐焦土；眷外家之宅相，更愧前途。豈謂事有幸成，計尤私便。東諸侯助竹木之養，王錄事寄草堂之貲。占松聲之一丘〈東皋子《北山賦》：「菊花兩岸，松聲一丘」。〉，近桃花之三洞〈予此別業，與白子西所居相近。〉。東牆西壁無補坼之勞，上雨旁風有閉藏之固。

已與編戶細民而雜處，敢用失侯故將而自名？因之挫銳以解紛，且以安常而處順。老盆濁酒，便當接田父之歡；春韭晚菘，尚愧奪園夫之利。彼扶搖直上，擊水三千，韋杜城南，去天尺五，坐廟堂佐天子，蓋有命焉。使鄉里稱善人，斯亦足矣。輒取合歡之意，演為助役之謠。

兒郎偉！拋梁東，人笑家山蕙帳空。老大讀書無用處，且將耕獲教兒童。南，羊穀山中好石龕。杖屨一遊無腳力，會稽禹穴更須探。西，未要坊名改碧雞。種下五株桃樹子，本無心學浣花溪。

北，老怯寒冬思密室。嶺頭騎馬是官人，萬里風來沙土黑。上，何人落日心猶壯。雲間道有少微星，兩眼眵昏無復望。

下，百尺長松繞茅舍。他年拈出次山詩，七十腰鐮行時稼〈「長松萬株繞茅舍」，又云：「老公七十自腰鐮，將引兒孫行時稼。」此吾家次山公詩也。〉。

伏願上梁之後，里仁為美，鄰德不孤。子期永作知音〈曹子期，吾友生。〉，季鷹早思命駕〈張緯文留滯燕京。〉。起居飲食，身為無事之人；伏臘歲時，家有長生之釀。旁沾親舊，共樂安閑。

青詞

【太夫人五七青詞】

恩重托身，生成之義等；禮名猶子，嗣續之道存。痛卵翼之未終，忽杯棬之永棄。敢伸悃愊，仰訴昊蒼〈中謝〉：

伏念臣母張，婦德成家，母儀範世。儉必求於中禮，嚴不至於失慈。所以命臣者其道公，所以拊臣者其勤盡。三釜得暫榮之祿，百身無可贖之年。涓埃之願莫施，風樹之悲曷已！惟幽誠之有假，或冥福之可徼。敬叩玄科，竊依真蔭。土灰有望，儻沾再造之仁；草木何知，永戴曲全之賜。

【劉宣撫設醮青詞】

威然後懲，恒情之必至；救而不棄，大道之曲成。惟洪纖同萬化之歸，故幽顯靡一誠之間。敢殫悃愊，仰叩希夷〈中謝〉：

伏念臣某，塵劫賦形，昏衢失步。偶會崩離之遇，妄從角逐之餘。出入兩州，因循十稔，豈微勞之可錄，徒多罪之與俱？果令暮景之桑榆，尋陷畏途之荊棘。憂虞甫集，喪病踵來。暴貴非祥，固退藏之已晚；孤根易橈，在摧折以何堪！悔莫自追，孽將安逭？眷深衷之有假，尚後福之可徼。載舉玄科，竊依真蔭。恭惟至公立德，弘濟為仁，閔其飛蠕動之愚，重以氣化形生之賜。土灰有望，儻沾善貸之私；溝壑未填，舉是自新之日。

【張喜千戶青詞】

暴貴無漸，一歸自召之菑；大德曰生，萬有必從之欲。敢殫悃愊，仰叩希夷：

臣某，腐朽餘生，編齊庶品，匪時緣之幸際，撫氣質以奚堪？戶封已迫於通侯，子婿繼聯於鼎族。滿盈之極，負乘是憂。果罹瘥夭之殃，危失保家之長。尚賴至仁之弘濟，庶幾大道之曲成。恭按玄科，竊依真蔭。自同草土，固所謝之莫知；未即灰釘，惟改新之永誓。

【樊守謝土詞】

營建非時，事關於倉卒；陰陽幹禁，理藉於祈禳。恭扣玄科，切依真蔭。有相之道，何知陰簡之私；永建爾家，尚覬曲成之賜。

【郡守天池祈雨狀】

維太歲甲辰四月辛未朔，二十四日甲午，忻州某官等惶恐百拜，獻狀天池龍君殿下：

惟神血食一方，膏潤千里，靈應之跡，著見有年。某等資品凡陋，德薄任重，不能撫安閭里，召迎和氣。自開歲以來，雖嘗被一溉之賜，既雨而旱，今已十旬。夏苗欲枯，秋稼無望，民庶嗷嗷，將遂逋播。匪我神明，則將疇訴。乃涓吉旦，謹遣管內僧某、道士某，躬詣靈湫，奉迎甘澤。某卑職所限，止於道左，顒俟雲輿風馬，尚辱臨之。不勝懇禱之至！謹狀。

祭文

【祭飛蝗文】

粵惟此州，百道從出。調度之急，膏血既枯，懸望此秋，以紓日夕。沴氣所召，百螣踵來，種類之繁，蔽映天日，如云之稼，一飽莫供。道路嗷嗷，無望卒歲。考之傳記，事有前聞。魯公中牟，今為異政。貪墨汝罰，詎曰弗靈？言念茲時，瀕於陸沉，吏實不德，民則何辜？歲或凶荒，轉死誰救？敢殫志願，神其憫之！

【為第四女配婿祭家廟文】

維太歲辛亥十二月丙辰朔，十有四日己巳，孝曾孫元某謹以家奠，敢昭告於顯曾祖忠顯府君、曾祖妣王氏、顯祖朝列大夫銅山府君、顯祖妣河南縣太君趙氏、顯伯考贈中順大夫東岩府君、顯伯妣河南郡太君王氏、顯考廣威隴城府君、顯妣河南縣太君張氏：先以庚戌八月為第四女擇配，得世官張氏之長子興祖作婿。家居龜筮葉吉，今正是時，廟授有儀，式伸虔告。尚饗。

【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】

維大朝癸卯歲八月乙巳朔，五日己酉，哀子某謹以家奠，敢昭告於先妣國夫人蘇氏之靈：負釁蒙累，貽禍庭闈，龜筮告期，迫於襄事，尚假殘息，勉瀝血誠。維先夫人係繇鼎族，天作之配，嬪於我家。婦德有光，母儀克備，《彤管》所擬，於古無慚。維我嚴君，蚤逢昌運，仕非為己，義不及私。家政所由，倚之中饋，悉力一志，以濟時康，寅亮天功，實資內助。謂當陽報，俾壽而康。如何盛年，奄棄榮養？相彼庶品，資於坤元，得一靡常，倏焉傾圮。藐是煢獨，托體何從？創巨痛深，百惸奚贖？人皆有母，今我獨無。哀哀昊穹，忍此荼毒。終天一慟，五內崩離。嗚呼哀哉！伏惟尚饗。

題跋

【跋《國朝名公書》】

任南麓書，如老法家斷獄，網密文峻，不免嚴而少恩，使之治京兆，亦當不在趙、張、三王之下。黃山書，如深山道人，草衣木食，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，遠而望之，知其為

風塵表物。黃華書，如東晉名流，往往以風流自命，如封胡羯末，猶有蘊藉可觀。閑閑公書，如本色頭陀，學至無學，橫說豎說，無非般若。

百年以來，以書名者多不愧古人。宇文太學叔通、王禮部無競、蔡丞相伯堅父子、吳深州彥高、高待制子文，耳目所接見，行輩相後先為一時。任南麓、趙黃山、趙禮部、龐都運才卿、史集賢季宏、王都勾清卿、許司諫道真為一時。龐、許且置，若黨承旨正書八分，閑閑以為百年以來無與比者，篆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，郭忠恕、徐常侍不論。今卷中諸公書皆備，而竹溪獨見遺，正如鄴中賓客，應、劉、徐、阮皆天下之選，使坐無陳思王，則亦不得不為西園清夜惜也。

歲甲午三月二十有三日書。

【題樗軒《九歌遺音》大字後】

胙國公詩筆圓美，字畫清健。南渡以後，楊、趙諸公無不歎賞，有不待言者。公家所藏名畫，當中秘十分之二。客至，相與展玩，品第高下，至於筆虛筆實、前人不言之秘，皆纖悉道之。故時人推畫中有鑒裁者，唯公與龐都運才卿、李治中平甫三二人而已。予意公畫亦必入品，而世未嘗見。蓋詩與畫同源，豈有工於彼而不工於此者？如前所書《九歌遺音》，謂非李思訓著色、趙大年小景可耳〈《九歌遺音》：「易西山，薊東山，蒼檜千章竹萬竿，嶺頭雲自閑。杏花殘，欲春闌，立玉峰前水一灣，鷗飛落照間。」正大三年季春二十三日，為松庵書。〉？

【跋閑閑自書《樂善堂詩》】

「人皆有兩足，不踐荊棘地。人皆有兩手，不劘虎兕齒。如何身與心，擇善不如是。從善如登天，從惡如棄屣。而於趍舍乖，知之不審耳。盜蹠膾人肝，顏子一瓢水，均為一窖塵，誰光百世祀？較其得失間，奚翅十萬里。所以賢達人，去彼而取此。道腴時雋永，世味不染指，作詩銘吾堂，兼以勖諸己。」閑閑公此詩為他人作，而皆公日用之實。古人謂「有德者必有言」，又曰「立言踐行」，公無愧焉。今日見公心畫，玩其辭旨，不覺斂衽生敬。公嘗為襄城廟學作《省齋銘》云：「言有非耶？行有違耶？君子之棄，而小人之歸耶？」銘不滿二十言，而於三省之義，委曲備盡，可以一倡而三歎。惜今世不傳，因附於此。

癸丑六月吉日，門生河東元某謹書。

【跋《二張相帖》】

二張皆人豪，不應以責文士者責之。書粗記姓名，已為過望，況工妙如此耶！

【跋《蘇黃帖》】

蘇、黃翰墨，片言隻字，皆未名之寶。百不為多，一不為少，尚計少作耶？

【跋松庵馮丈書】

士大夫有天下重名，然其詩筆字畫大有不能稱副者。閑閑公有言：「以人品取字畫，其失自歐公始。」如吾松庵丈，詩筆字畫皆不減古人，以人品取之，歐公之言亦不為過，必有能辯之者。

【跋《蘇叔黨帖》】

叔黨文筆雄贍，殊有鳳毛。坡嘗云：「海外無以自娛，過子每作文一篇，輒喜數日。」蘇氏父子昆弟，文派若不相遠，俗子乃疑《黃樓賦》，坡亦嘗辯之。《颶風賦》亦謂非坡不能作，不然，亦當增入筆點竄之也。風俗薄惡如此！文賦且不論，至如叔黨此帖，其得意處，豈亦坡代書耶？可以發一笑也。

閏月十八日書。

【跋東坡《和淵明〈飲酒〉》詩後】

東坡《和陶》，氣象祇是坡詩，如云「三杯洗戰國，一斗消強秦」，淵明決不能辦此。獨恨「空杯亦嘗持」之句，與論無弦琴者自相矛盾。別一詩云：「二子真我客，不醉亦陶然」，此為佳。

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題。

【題蘇氏父子墨帖】

次公字畫，端願而靖深，類其為人。小坡筆意稍縱放，然終不能改家法。「杞國節士」八大字，某不能識其妙處，故不敢妄論。甲寅閏月十有七日，同覺師大中清涼僧舍敬覽。

【題許汾陽詩後】

眼醫許太丞彥清，示其從祖汾陽君《山水圖詩》，語意高妙，而其字畫與明昌辭人龍岩、黃華、黃山諸公各自名家，世尤寶惜之。其子右司諫道真，亦以能書稱。今以汾陽筆法較之，父子如出一手。生平亦嘗見蔡大學安世、大丞相伯堅、濰州使君伯正甫三世傳字學，雖明眼人亦不能辨。前輩守家法蓋如此。汾陽守澤州日，戒子云：「婁相任唾麵，周廟貴緘口。寸陰大禹惜，三命考甫走。」吾河東人至今傳誦之。司諫在貞祐、興定間，直言極諫，與陳公正叔齊名，時號「陳、許」。父子名流，在中朝百餘年，少有似者，而彥清承其後，何其幸耶！彥清隱於技者三十年，技既高，又所至以善良稱，謂之稱其家，蓋無愧也。此詩渠家青氈，其寶秘之，當令後人知世德之所自云。

丙辰夏六月二十一日，晚進河東元某謹書。

【《毛氏家訓》後跋語】

渭南君避地中方，正卿方從事洛陽之西樞。君手書戒敕，以公清廉正、不昧神理為言。內翰王君伯翼述之備矣。某向在汴梁，婦翁提舉以宗盟之故，與君通譜諜，相好善已數十年矣。兩君資稟高亮，略相仿佛，言行之間，有不期合而合者。提舉馳驛方城，御史以私憤橫造飛語，遂陷詔獄。一僨而不復振，無所告語。書與渭南，敘述始末，終之以許國之誠，唯天地神祇可知。朝廷雖復知誣染，亦無為昭雪之者。此書正卿亦嘗見示，因得並渭南手筆紬繹之。

私竊慨歎，東坡有言：「人無所不至，唯天不容偽。」壬辰之亂，侯王家世之舊，忠賢名士之裔，不顛仆於草野，則流離於道路者多矣。大名毛氏，將絕而復續，稍微而更熾，河潤九里，澤及中表，孰謂不有以啟之？吾知中方執筆之際，渭南之子孫弟侄固已安居於雞水之上矣。己酉冬，某自燕還幕府，館客勤甚。公夫人，予姨也，獲觀世德名氏，敢以蕪辭繼於王內翰之後。

十一月二十六日，侄婿河東元某斂衽書。

【跋張仲可《東阿鄉賢記》】

東阿進士張仲可，以鄉先生平章政事壽國張公、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高公、平章政事蕭國侯公而下，由文階而進者，凡二十有三人。既列其姓名刻之石，又譽寫別本以示同志。

僕意以為，壽公初諫立元妃李氏，再諫山東軍括地，以為得軍心而失民心，其禍有不可勝言者。言既不聽，即致相印而歸，風節凜凜，當代名臣無出其右者。蕭公行台東平，威惠並舉，山東父老焚香迎拜，有「太平宰相」之目。承旨公之死節，雖古人無以加。雖不見於金石，孰不敬而仰之？自餘二十人，不見行事，徒記爵里。

僕竊以為未盡，何則？追述前賢，鄉里後生實任其責。柳子厚《先友紀》《近世名臣言行錄》有例也。至於大縣萬家，歷承平百年之久，風化之所涵養，名節之所勸激，一介之士，時命不偶，齎志下泉以與草木同腐者，亦何可勝數！誠使見之紀錄，如《汝南先賢》《襄陽耆舊》以垂示永久，此例獨不可援乎？

仲可名家子，有志於學，故敢以相告。見賈丈顯之，嘗試問之，以為如何？歲丁巳夏五月二十六日，河東人元某謹書。

【跋紫微劉尊師山水】

山水家李成、范寬之後，郭熙為高品。熙筆老而不衰，山谷詩有「郭熙雖老眼猶明」之句，記熙年八十餘時畫也。近世太原張公佐《山間風雨》，有入神之妙，年八十六乃終。平生遺跡，河東往往有之。公佐之後，得紫微劉尊師。

尊師愛畫山水，晚得郭熙平遠四幅，愛而學之，自是畫筆大進。今年九十有七，為門第子邵抱質作《春雲出谷》《湖天清晝》《千崖秋氣》《雪滿群山》，殊有典刑。抱質請予題記，因為書之。

此翁定襄人。童丱入道，道行高潔，而邃於玄學。吾夫子謂「人之生也直」者，於茲見之。予恐後人閱翁此筆，但與郭熙、公佐論優劣，而不知其道行如此、玄學如此，故表

出之。

歲癸丑冬十月旦，郡人元某記。

【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】

學易先生詩，絕似東坡《和陶》，不應入江西派，閑閑之論定矣。此詩余初到嵩山時曾見之，能得其意，而不能記其辭。搜訪一十年，北渡後將還太原，過東郡，乃復見之鄉人王清卿家。愛之深而不見之久，煥若神明，頓還舊觀，故喜為之書。余家唐劉長卿詩，學易堂舊物，是先生手所校本，題云：「壬午六月，就夏英公、孫儀公家本校之。」字畫楚楚，如唐人書《盤穀序》。又，儀真令諱跡者，皇統宰相宣叔之父，是先生弟昆行，有詩文二冊，號《南榮集》，宣叔錄之以備遺忘，亂後唯余家有之。然則余於學易劉氏，豈世之所謂緣熟者耶？

戊戌八月六日謹書。

【跋龍岩書柳子厚《獨覺》一詩】

龍岩此卷大字，學東坡而稍有斂束，故步仍在，末後四行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，自有奇趣。唯其在有意無意之間，故如出兩手耳。

【題閑閑《書赤壁賦後》】

夏口之戰，古今喜稱道之。東坡《赤壁》詞，殆戲以周郎自況也。詞才百許字，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，宜其為樂府絕唱。閑閑公乃以仙語追和之，非特詞氣放逸，絕去翰墨畦徑，其字畫亦無愧也。

辛亥夏五月，以事來太原，借宿大悲僧舍。田侯秀實出此軸見示。閑閑七十有四，以壬辰歲下世。今此十二日，其諱日也。感念疇昔，悵然久之，因題其後。赤壁，武元真所畫。門生元某謹書。

遺山集跋

正大中，詔翰林院官各舉所知。時閑閑先生方握文柄，於人材慎許可，首以元子裕之應詔。朝議是之，而天下無異辭。蓋子之幼也，已得其先大夫東巖君之指授。稍長，博極群書，且多與名士遊，故於冠歲嶄然見頭角，肆筆成章，往往膾炙人口。貞祐南遷，文譽日崇，作詩自名一家。其於古調樂府為尤長，不惟可以追配古人，而一時學者罕見其匹。士林英彥，不謀而同目之曰「元子」，尊之也。後雖出知劇縣，入主都司，簿書倥傯之際不廢吟詠。北渡以來，放懷詩酒，遊戲翰墨，片言隻字，得者猶以為榮。間作《中州》一集，旁搜遠引，發揚前輩遺美，其敘事之工，概可見矣。國朝將新一代實錄，附修遼、金二史，而吾子榮膺是選。無何，恩命未下，哀訃遽聞。使雄文巨筆，不得馳騁於數十百年之間。籲，可悲夫！

東平嚴侯弟忠傑，富貴而好禮者也。即其家購求遺稿，捐金鳩匠，刻梓以壽其傳，屬余為引。余與子同庚甲，又同在史館者三歷春秋，義深契厚，固不當辭。然仁卿大手，已序於前，顧余荒謬，安敢贅長語於其旁？感念疇昔，姑以平日親所聞見，與夫同志之所常談者，書諸卷末云。

歲昭陽大淵獻秋七月己丑，慎獨老人曹南王鶚識。

此金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